

# 港岛交流小记

2015-04-17 11:27:23

二零一四年盛夏，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坐在西铁线上，望着窗外飞驰的山丘与楼宇，我扶了扶行李，对这座绿岛说了一声“雷猴啊”（你好），就这样开始了难忘的香港生活。交流的学校依山傍海，每天推开hall的窗户，望见洒满晨光的金色海面，心情格外舒畅。Local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住hall，要根据gpa,家的远近，上莊等表现评出具有抽签资格的人选，之后抽签才能得到住hall的机会，而且一般这学期住了hall，下学期住hall的机率就很小了。hall里面有很多non-official的local,只需要一个垫子就可以铺在地上凑成一个两个床位。local对莊的尽心程度真的令我佩服，他们可以在lg5的公共桌椅上摆招新的大本营摆上一两个月，也可以为了守住本莊的吉祥物在lg7的link bridge地上盘腿坐着，抱着laptop守到凌晨三四点。这次和几个交流生一起加入danso（舞协），平均一周要训练十四小时，在巡演前两周训练甚至达到了三十小时，而且训练强度很大。很遗憾由于赶urop中期报告，中途quit了，没能参加最终的preteam汇演。那天翘课去看了几场，现场挤得水泄不通。感觉到danso的人跳舞时情节感和互动性很好，颇有歌舞青春的赶脚。学校的学生会自己组乐队，在atrium或者俯瞰海湾的草地上举行音乐会。科大很现代化，learning commons(简称lc)是通宵的，computer barn可以自助打印，打印机旁挂着很详细的使用说明书。library里面的书以英文原版为主，中文的有几个架子的是中药学还有气功学，每次在lg3上洗手间和装水的时候都会路过。lc里韩国蛮多的，每次外国留学生经过都会留下一串笑声。有另一位印象很深刻的德国学霸，长期坐在靠近lg1到g楼梯旁靠海的位置上，认真地看着书，外国学生一般起得很晚，他是例外。香港的大学氛围和国内很不同的是他们没什么班级的概念，班上的人不怎么认识，通常是上莊和做pre.group project才比较熟。在科大需要app帮助找到上课的教室，academic building穿梭，只要找到lift number就可以轻松找到目的地，但是如果进错了lift就像走进迷宫一样，很难绕出来。难以忘记两次艰难的实验室找寻之旅。在科大交流期间，我选了两门civil(土木系)三门mech(机械系)的课。说来也巧，由于选课误把enroll的时间当成了request的时间，导致通过request选课时mech还有余量的课已经所剩不多，于是就选了civil的课。没想到的是，虽然mech的内地上比较多却只认识了一个，而civil却认识了好多好朋友，留下许多很美好的回忆，和civil的老师也比较好。其中3510的来自台湾的professor超级耐思，上课时很喜欢爆几句粤语，经常关错灯，在同学们wawoo声之后笑着说：“well, I also hope it's movie time!”他会在final期间发好几封email慰问埋头复习的我们，安排好几次答疑时间。另外一位prof.是超级男神的Charles,他是访问学者，在多伦多大学读的本科和博士。年纪轻轻的，大概三十吧，但是上起课来就显露出他的学识渊博。他的case study是我在科大感觉最棒的课了。在科大认识的老师和人不是很多，所以做urop的时候都是靠自己网上搜材料，不能忘记的是3310的教授C.C.Chang和他的助教Hangman的帮助，Hangman是我在科大遇到的少数读phd的local,每次tutorial都上得很有质量。课余时间除了去岛屿、hiking之外，我还参加了盐田仔客家文化布展志愿者活动。盐田仔岛因st Joseph's chapel而出名，岛上居民以提炼精盐为主要经济来源。由于岛上曾经居住过客家人，他们留下了许多农耕文明产物，岛上的居民将学堂改建成展厅，向游客展示客家文化。志愿者都是科大学生，包括exchange、local、foreign students，大家帮忙把展柜组合木板运到岛上，并且布置展品。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了香港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氛围之浓。还有一次，我和汤圆一起去看《河上变村》，纪录片讲的是蠔涌村的刘姓阿婆一家的故事。五六十年代，蠔涌村的许多年轻人都选择到欧洲打工，刘阿公正是其中一个。这些年轻人到了欧洲之后，由于语言不通，就在餐馆里帮工，生活过得很是艰苦。刘阿公只有在村里十年一届的太平清醮盛会时才回香港一趟；而刘阿婆就在田里干活、做泥工，拉扯大了五个孩子。刘阿婆说当时阿公很少写信的，因为工作很忙，而且邮费贵，不舍得花。这样相隔两地，夫妻感情自然淡如薄纸，回乡时阿公和孩子们之间也有一些隔阂。阿公是去年逝世的，从阿婆的采访中的语气可以感受到她对阿公的感情更多的是抱怨。而这五个子女中，三个现在在法国开餐厅，一个在伦敦，另一个在爱丁堡。大家对于外国的感情也有差别，有些子女在国外感觉很难融入外国人的圈子中，更多的是异乡人的漂泊感；而最小的儿子就觉得自己的家在法国，根在香港。整个纪录片是以太平清醮的搭棚、取龙水、放生、等为线索展开的，在国外的蠔涌人大多只有在盛会时才会回到故乡，村中也就有许多独居的老人（这是我猜测的）。在刘阿婆做寿的时候，儿女们为她办了一个party，虽然那时阿婆感动哭了，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她心中的怨。当看到阿婆坐在村里的一棵大树下唱着山歌的时候，不知怎么，感觉十分的心酸。这个纪录片让我看到了那一代香港人为了生计，选择背井离乡，但是故乡有着他们的根，而即使再繁忙也要回家参加太平清醮，过醮不仅仅是传统的祭拜节日，更是一种对故乡的依恋和归属感。在香港，即使有着高消费、高房价，我还是能感受到很强烈的幸福感，他们对这座岛屿有着十分深沉的爱。冬至时节长洲岛上儿女依傍身旁的老人在落日余晖中静静地抚摸身旁的猫咪，科技馆中趣味横生的垃圾分类和施工安全教育，斑马线路口为盲人设置的交通铃声，即使在国际化过程中也不忘保护传统文化的执念……当然，香港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民众对政府的抱怨声也时常传入耳畔。只希望这座美丽的岛屿能继续保持她长久以来的魅力，不断前进。